

西南的琐事尘语

时间的信物

◆ 洁尘

起了整理照片的念头之后，就发现这是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事情。我大概是从2003年开始用数码相机。之前是胶片洗印出来的照片，被放进一个个相册里，数量不少，但比起数码照片来说，那叫一个有限。

十年的数码照片，在电脑和移动硬盘里，堆得满坑满谷。原本是按拍摄时间建一个文件夹，从相机里倒出来，粗选一遍后一古脑扔进去，包括人物、风景、细节。这次要把它们分类拿出来，分类储存，精选之后标注上比较详细的文件名。这个工作其实当时就该做，懒的后果是现在看着照片发愣，除了知道拍摄时间，对拍摄地点常常是一头雾水。

我这次整理照片的首要任务是针对家人。那些所谓的“摄影作品”，在这次的任务中是闲片，摘出来先一古脑扔进一个待处理的文件夹里，以后再说了。

起这个念头的原因是去年年末的某一天去找一张旧照，突然翻到一年多前儿子的一组照片，那个拍摄时间让我不敢相信，怎么会是一年半前的照片呢？那个矮矮胖胖的小家伙跟现在这个高挑瘦削的小伙子之间，怎么会只差了一年半的时间？！这让我倏然心惊，意识到，家庭影像档案必须马上、立刻、赶紧着手建立，否则会有多少东西悄然湮没在时间的缝隙之中？！

苏珊·桑塔格在其《论摄影》一书中谈到家庭影像的作用，说，“通过照片，每个家庭建立起自己的肖像记事录——一套便利的影像库，它承担着见证该家庭连贯性的作用。

我每年总有不少的聚会、活动，还有旅行，一年积累下来照片不少；这几年我个人的留影越来越少。但就是这样，总有朋友们把拍我的照片发给我，于是也有不少的拍照片。如果把十年一头一尾

的照片放在一起看，那种年华逝去的哀叹简直可以让人潸然泪下，但如果一年一年地挨着看，就完全看不到衰变的痕迹。

在这次整理照片的过程中，有很多我当时觉得十分粗陋的抓拍，经历了时间的摩挲之后，变得相当高级，当时的容貌、神情、周遭杂乱无序的环境，随手摞下快门时的简慢和偶然，在进入了时间之河后，被浸泡被揉搓，待再次拎出来就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韵味，你会知道，那是已经消失了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而当年那些看似呆板的正视镜镜头的留影，在时间的另一头为鸡，在时间的这一头成狗，鸡犬相望，直至老死，这种魔幻且无助的感觉实在让人很受刺激，很耐琢磨。在正规的摄影肖像语言中，正面直视镜头有一种庄重和坦率的意味，但我发现，待一段时间之后，这类所有直视镜头的传统意义上的留影，都比那些视线偏移镜头的照片呈现出更加荒凉的意味。它似乎有一种对当下的紧紧把握，有一种对永恒的渴望，而这一切的后面，是对消失的确认和追忆。苏珊·桑塔格说，“照片既是虚拟的现实，也是一份缺失的表征……它们是与另一个现实进行联系或对之要求的信物。”是的，照片就是时间的信物。

本埠生活录

好礼记

◆ 石磊

之一，跟晓阳，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亲昵，难描难画，这些年，绵绵密密的，不离不弃的，总之是亲昵。我们别城而居，多少年，亦见不上一面。今年还曾信誓旦旦地，跟晓阳讲，要去伊的城，看看伊。结果是，彼此雀跃了半天，到底，亦没有去成功。久久之后，晓阳讲，你说了要来，给你备了礼，搁太久了，还是邮递给你吧。隔日晓阳的礼物就来到了，煌煌一大册，《佩文斋耕织图》，用的是日本东阳堂藏的1892年的本子，翻印的，宣纸手工装订，墨色斐然，雅致清雅，喧腾腾的冬阳里捧着，心里软得不能再软。晓阳精致，附一页京都和纸的暖巾信笺，素素静静，娟秀一笔：随时随地，有滋有味。

之二，燕子是常客，狮子女独有的一段奔腾阳气，一种斩钉截铁，伊真是天赋十足饱满，从头风流到脚，让我这种死样怪气的天蝎女，羡慕到咬牙。伊每次来，一进门，我是真的觉得蓬荜生辉，屋子里顿时生气勃勃，满堂有彩，提神极了。更厉害的，是燕子每次来白相，总是不离手的，带一堆珍奇玩意儿给我，天南地北，古古怪怪，什么东西，经了伊的手，都是别致花样情意。曾经很久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简单的东西，从伊手里来，便觉大不同。漫漫一年半载，我才渐渐悟到，因为这个女子有

深情，冷冷的东西，经了伊的手，浸润了伊的深情，自然有了热腾腾的温度，让人回味无穷。有回伊来，拎来一大包宁波特产，说是伊老父叫伊拎来送我的，伊老父讲的，三北盐炒豆，家里亲眷自己炒的，清清爽爽，写写稿子，吃吃豆子，老好的。那天燕子离去，我捧着那罐子盐炒豆一边一颗一颗地吃，一边细细端详良久。豆子装在一个罐子里，罐子外面，写着牌子，跃进。好奇问燕子，这是什么罐子，笑哈哈答我，是燕子老母爱吃的一种桃酥的罐子。两位老人，一枚闺蜜，吃起来酥脆喷香的盐炒豆，老天，我怎么这么有福？

之三，包子初秋去青海，学习一个开发牦牛产业的项目，当地清贫的牧民，如何在西方绒毛技术的帮助下，发展牦牛绒毛经济，获得生活上的改善。据说，一头牦牛一年只能出产100克的绒毛，这种牦牛绒的制品，击败所有顶级羊绒，售价远远贵过黄金，是今年国际市场上的新宠。学习结束，包子回家来，带给我的礼物，让我十分惊喜。竟是两袋子青海盐湖晒出来的盐，朴素的帆布袋子，一袋子细粒盐，给我煮菜用的，一袋子粗粒盐，给我泡澡用的。两袋子美貌盐，沉得腰细，包子花了15元人民币，一路提回来。这样的别致好礼，我喜欢极了。

总是想得太多

白日烟火

◆ 戴蓉

朋友家的小区让我好生羡慕。桃树上结满毛茸茸的果子，却不见有人伸手。我和他们一家三口去附近吃饺子，女主人说：“我们这里好多老鼠。”朋友笑着说：“明明是黄鼠狼。”话音刚落，一团深色的影子从草丛里掠过。“这不是黄鼠狼吗？你见过那么大的老鼠吗？”我喜欢这样的对话，就像有人跟我说，某天他洗碗的时候，一只松鼠爬过窗外的电线，并且回头看了他一眼。这样富有画面感的话语让我立刻感知到一个人未泯的童心，仿佛一听到秋声，眼前就有一山一山的红叶次第燃起。

另外一户我经常走动的人家。夏日里去，蝈蝈在笼子里叫得欢快响亮，起初我担心被它扰了梦境，夜里却睡得异常香甜。小姑娘喂它毛豆，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青”。在农贸市场里，大人们蔬果还没买齐时，她已经探险完毕，回到我们身边报告曰：“整个菜场里

的活鱼，全都被我摸过一遍了。”一摊手，水滴在太阳光下闪闪生光。我不由得努力回想自己是否曾拥有这样恣情无忌的少年时光。农贸市场从来就是一个小世界。稻梁瓜果不必说，是上天赏赐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连角角落落都有意想不到的欢喜。市场上卖香料的摊位，芳香神秘堪比中药铺子。询问有无酱牛肉用的丁香，摊主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有！”卖蜂蜜的摊子上，这个季节有了治咳嗽的干蜂巢。市场门口，

新疆人的推车上堆满石榴、葡萄干和杏干。花贩自行车上的鲜花自有一种粗枝大叶的美感和朝气。有人拉琴卖唱，有人吆喝：“固城湖的螃蟹……”这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世界。记得有人说过讨厌去菜场，隔着一条街闻到菜场的味道都觉得反胃。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平白少了这些鲜活的乐趣。

于我，闲来欣赏些花草活物，毫无怨言地打理琐碎衣食才是正道。日子过久了，尘埃里也会开出花儿来。

繁华与寂寞

新疆记

◆ 赵波

提到新疆，就会想到一个作家，那就是在新疆一个叫沙湾的小县城里出生长大的作家刘亮程。去新疆之前，我看过他的《一个人的村庄》，一个自称通驴性的人，一个本来要去地里做农活却吊儿郎当地整天东看看西瞧瞧，看天看地，看花看云，研究蚂蚁搬家老鼠打架驴马牛的过日子，还有羊和猪面对被主人舍弃卖掉后的种种动物之本性。

我喜欢这样一个和众生平起平坐的人。这样一个内心有天地对自然有敬仰的作家，比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空口说理论的人更打动人心。

八月初到了乌鲁木齐之后，由新疆作家圈的友人引荐，和刘老师微信联系上，晚饭后来他的工作室喝茶。我北京做出版的朋友金马洛告诉我，刘老师的工作室接待过来自五湖四海各地的朋友，人们把他当做一个了解新疆文化的名片，来当做一个了解新疆文化的名片，也因此他最近又在一个叫菜籽湾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文艺营地，有很多客房，以后可以供作家画家音乐人来新疆采风住一段时间体验生活。

有些作家你看他的书就够了，看到人反而会减分。有些作家他的

人和书是一体的，人和书互为补充。刘亮程属虎，属虎的人天生自有他的威严，冬天生的人也是习惯于在沉默中蕴积自己的能量，等待爆发的时刻。

他说他写得很慢，一年也不过十万字的产量，人家说他改变了长久以来随笔散文的分量，他本来就不是拿自己的文章当随笔写。他的写作有姿态，或者说那是一种属于刘亮程的腔调。他用那么漫长的时间耳听八方，眼观六路，通晓了人世间的密语之后慢慢转化为自己的语言，感觉到自我与天地自然有了呼应，当他说话的时候，仿佛整个自然宇宙都在倾听。

这样一种强大的自信是自然界的赐予，独立于天地间自然而自得。承担一切命运，坚忍而又无言。情到深处人孤独。如同广袤无边的新疆风景里，一株株向日葵，麦子上，草原上毫不自恋不等待他人欣赏又怡然自得生存着的无名野花，还有奔跑于天地间的那些奶牛和天马，牦牛与苍鹰的姿态，独立又骄傲，和所有的万物一样高贵。

和刘老师道别，第二天随他的工作室几个年轻人一起去天山天池查看新开辟的旅行线路。

钢笔画世界



安塔利亚老城区古罗马城墙依旧 杨秉辉 画\文

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老城区在老港附近，千百年来这一带饱受希腊、罗马文化的浸淫，东西文化交融的迹象显著。老城区窄街小巷，咖啡馆、杂货店、小餐厅鳞次栉比，但见行人，几无车辆，路边小贩守着冰淇淋柜叫卖，老人坐在路边闲聊，身边躺着一只大黑狗。古罗马帝国的城墙犹在山岩上挺立，城墙内外、山上山下绿树成荫，有柏树高耸，似欲与城头试比高，老城建于千年之前，至今生气蓬勃。

让思想拐个弯

借钱

◆ 顾土

借钱，古已有之，而且从来就很普遍，因为囊中羞涩，因为闹饥荒，本来就是生活题中应有之义。揭不开锅了，不仅借粮，还需要借钱；年关过不去了，借钱买点年货，更是理所当然；娶媳妇需要借钱，盖房子可以借钱，甚至出趟远门，都不得不向亲朋好友借贷，凑几个钱上路。

在我小的时候，尽管大家生活都很拮据，但借钱还是同事、邻里、同学、亲友间的常事，虽说你不富裕，可还有比你更穷的。记得我父亲有一位同事，家里孩子多，老婆又没工作，经常举债度日，1966年向我家借了40元，直到1980年代，孩子都有了工作，他才提出要还，我父亲一想，都快20年了，不还也罢。而在我的同学中，也有动不动就借几分钱买铅笔买水果糖买冰棍的，当然，说借是借口，其实是不可能还的。

对有些人而言，开口借钱并不觉得难为情，有人一辈子没和别人借过钱，有人自幼就喜欢借钱，一直借到老，而且还能传承，上一代借出了传统，下一代也有可能继承，这样的人家可以称之为借贷之家。万事开头难，第一次不愿开口，或许保持一生，可这口一开，就收不住了，所以，借钱常常可以成为习惯，有点坎坎坷坷，首先就想到举债，反正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这样的人，东挪西借，拆了东墙补西墙，凡是邻居、同事、亲友，无不成了他们的备用钱袋，大概他们只要一张口，必然与借贷相关。

从前借钱是为了活命，如今，借钱大多是为了提升。近些年，我见过借钱最多的都是为了买房、娶亲、购车，还有为了子女上大学，甚或留洋的。这样的借钱，几千块的小钱还看不上呢。当然，也有借钱为了活命的，那就是看病。其实，无论怎么借钱，为了什么借钱，救急不救穷，是一条至理名言。

我至今没和任何人开口借过钱，不是因为富有，而是觉得难以启齿，听到别人开口借钱轻轻松松，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底线。前人讲究择邻而居，可在我的生活里，邻是不能择的，过去的房子是分配，现在的房子是商品，什么样的邻居只能碰运气，其实，除了朋友外，同事、同学、亲戚，我们都没有选择权，遇上个喜欢举债为生的，也只能听天由命。这样的人，说不定过得比你更轻松呢。

当今时代，借贷并非人生的缺陷，而是一种生存甚至是发财的机遇，只不过，对象不该找错，因为那种贷，不但要还，还要添加利息，而且连你的房子、车子都会一并抵押，一旦还不上，你就一无所有了。

都市专栏



周刊 第377期

诗歌口香糖

无题(377) ◆ 严力

- 她打动了我的心
也打动了我的心和脚心
还打动了我的良心
就是没打动我对她的野心
- 女人总认为能把整个身心
交给对方就是爱的最高境界了
可男的最高境界是寻觅下一个
- 生活教会了我们
在不得不面对两个假货时
选择更像真的那一个
- 生活的格局和价格很清楚
所有美好的物质都靠窗
橱窗！
- 生活像人一样
绝不重视打扮自己的后背